

A DREAM OF SHANGHAI

上部 海上绮梦

韩妤齐 编著

Compiled by: Han yuqi

从无声开始

IT STARTED FROM SILENCE

文匯出版社



A DREAM OF SHANGHAI

上部 海上绮梦

韩妤齐 编著
Compiled by: Han yuqi

从无声开始

IT STARTED FROM SILENCE

文匯出版社



国家文化部青年基金项目《旧城区建筑改造与文化环境建设的实证研究》批准号: 03CF071

Positive Research on the Redevelopment of Old City Quar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 National Youth Fund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uthorisation number: 03CF07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旧建筑保护改造中文化建设规划和文化产业综合开发研究》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hesis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Old Buildings, Research Project of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项目主持人: 韩妍齐

Project director: Han Yuqi

Image Tunnel

FORWORD

When I started to touch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to feel the existing pieces left from the old time, tried to discover the secrecy of its beauty..The city, Shanghai gradually departs in front of me, departing, vanishing...as I am watching a beach from a outer planet, she shows up with a shape of her change and moving, so vague and unclear. The past, like a misty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back and forth. This is a city which makes magic and mystery, a city which needs to be activated by aliens, ever since. It's full of beauty and ugly; pride and humiliation. It's a vanity fair with consciousness or unconsciousness. Uncover it from the arrogance, you will see there are so many life stories performed, like dimpled whirl pools, submerged in the river of history..A life of human being, is just a glimpse of the time...

序

上海是一个活力与魔力时时放射在迷人空气里的城市，它以高涨的热情，奇异的魅力直射穿透你，每时每刻以令人兴奋的速度发展，兴奋得来不及思考、沉不住锐气……

几十年就跨越了其他国家的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使我想起了上海的源起就是从浩瀚淼茫的原始荒芜水滩、汪洋江水中的小摇船、水栖的鸟类、临水的古老城墙，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突然有一天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她摇身一变，从一个民姑一下跃为一个国际的明星。世界各异的建筑汇集在此地，她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她神奇的风采，如同一度睡眠的城市忽然惊醒了，她在朦胧中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身披昔日的着装，在中国特定的时期，迫不及待地走向国际舞台，按捺不住的兴奋、希望、暴发的欲望……许多的人争先恐后去撕掉、拨掉她旧日的携带物，把所有的所谓珍贵的、廉价的，一齐朝她身上塞去。不知怎么才能恰如其分地形容历经沧桑的“她”，昨日的泪花还没流尽，今日兴奋的泪水已情不自禁的盈满眼眶。旧日风韵依存的她在仓促的新装下，尽管并不完美，缺点多，但她那独具的人格魅力，还是吸引了世人瞩目的焦点。看待她，关键聚焦在何处，评判她，关键是站在哪个角度、许多历史的佼佼者都想装扮她，所有的东西塞满她，可怜的是能给她一点空间吗？能为将来的她设想一点吗？

当我开始触摸上海的历史沧桑，抚慰它正在逝去的遗迹，逐渐了解她蕴涵的神秘时……上海城市慢慢从我眼前远去游离，我如同在天上俯瞰一块海滩，朦胧地浮现她的变幻与变迁，一幕幕往事烟云，这是一个创造神话的奇迹般的城市，一个历来由外来人激活的城市，一个魅力与丑恶、骄傲与屈辱、风情与暧昧尽显极至的花花世界。撇开她的浮华，多少人间沧桑故事暗香浮动，如同不尽的漪涟，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如此的一瞬间。

面对正在逝去的，有人欢喜，有人不欢喜，无论是喜欢它还是唾弃它，都已经存在了，华丽精致的建筑由于人们拥挤的居住，凌乱脏，使人产生了厌恶，华美失去了欣赏的情调，生活的烦琐让人无心去注目它，人们向往干净宽大的空间，偶而，市民中的一些人感叹这建筑的美丽，不可多得，那也是一种无奈的感叹而已，谁来管这？走在这些风尘中的历史建筑中，真惋惜它们曾是那么的美丽、动人，让人回味，即使在小市民的生活中沦落，依然楚楚动人。也许真是生不逢时，如今人们在追求浮光，上海人都会记得流氓杜月笙黄金荣，却无人知晓创造上海建筑传奇的大师邬达克等……我们的社会难道注定人们要走到物欲的尽头才来反悔、才来领悟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把美好的东西毁掉真是残忍之极，美注定要在被摧残中让人震撼，人们麻木得已不知自己是在做残忍的事。他们推倒的岂是建筑，他们推倒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对一些老建筑的拆是无可非议的，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和利益的问题，价值与利益其实是人的眼光的问题。就像许多人把自己家的古董丢掉，贱卖掉，几年后感叹，我家原来有什么什么，如果我当时……所以许多人是自己与机遇擦肩而过。

城市中的整天忙忙碌碌，每个人的小算盘、自留地算的非常好，许多人认为自己很聪明却会瞬时损失社会，如此一来，我们的民族意识、城市发展的脉络、世界的文化遗产将损失许多，难道作为中华炎黄子孙，我们一点也无动于衷吗？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吗？

有一些记者与保护古建筑的人，正在致力于此项工作，虽效果甚小，但他们坚持，因为只要有一点希望，也许能感化人们，希望多一个人理解，就多一点希望，文化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时间的孕育中，因为许多人有意无意的精神的努力，成就丰厚底蕴、外表光鲜的上海。

上海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城市，因为世界各国的人会把她作为自己的故乡，来描述、记录她。

历史长河来看，上海的历史相对短暂，然而其丰富的内涵如同浩瀚的海河，“特异化的场所精神”浓缩地极致体现在它的空间概念上与文化内涵中。它还富有独特的民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背景的根基，以至于我们的记录只能从我们的经历来选择角度。因为好多事情是做不完的，所以再多的人来关注上海、来追溯寻找她的历史文化都不会嫌多，上海具有的永恒空间魅力永远不会让探索者失望。

如今我们分外关注在城市，我们需要对上海的整个城市脉络、民间流传与文化进行调研，但是我们感到举步维艰，民间采风调研需要大量时间的人力物力。我们希望系统地对上海的缘起和变迁发展的历史文脉，通过民间的调查，历史的考证，寻找正在迅速消失的城市的脉络与痕迹，用文字、图片、影像等艺术地再现一个具有传奇而魅力无穷的上海，希望能真实地记录，为我们的后代留一点东西。

韩妤齐

2004年

上部 海上绮梦

A DREAM OF SHANGHAI

编著：韩妤齐

Image Tunnel团队

作者：韩妤齐、蔡骏、乔延军、强震宇、陈晓星、袁啸波、侯建设

摄影：韩妤齐

翻译：李德盛

设计：黄臻卿

Compiled by: Han yu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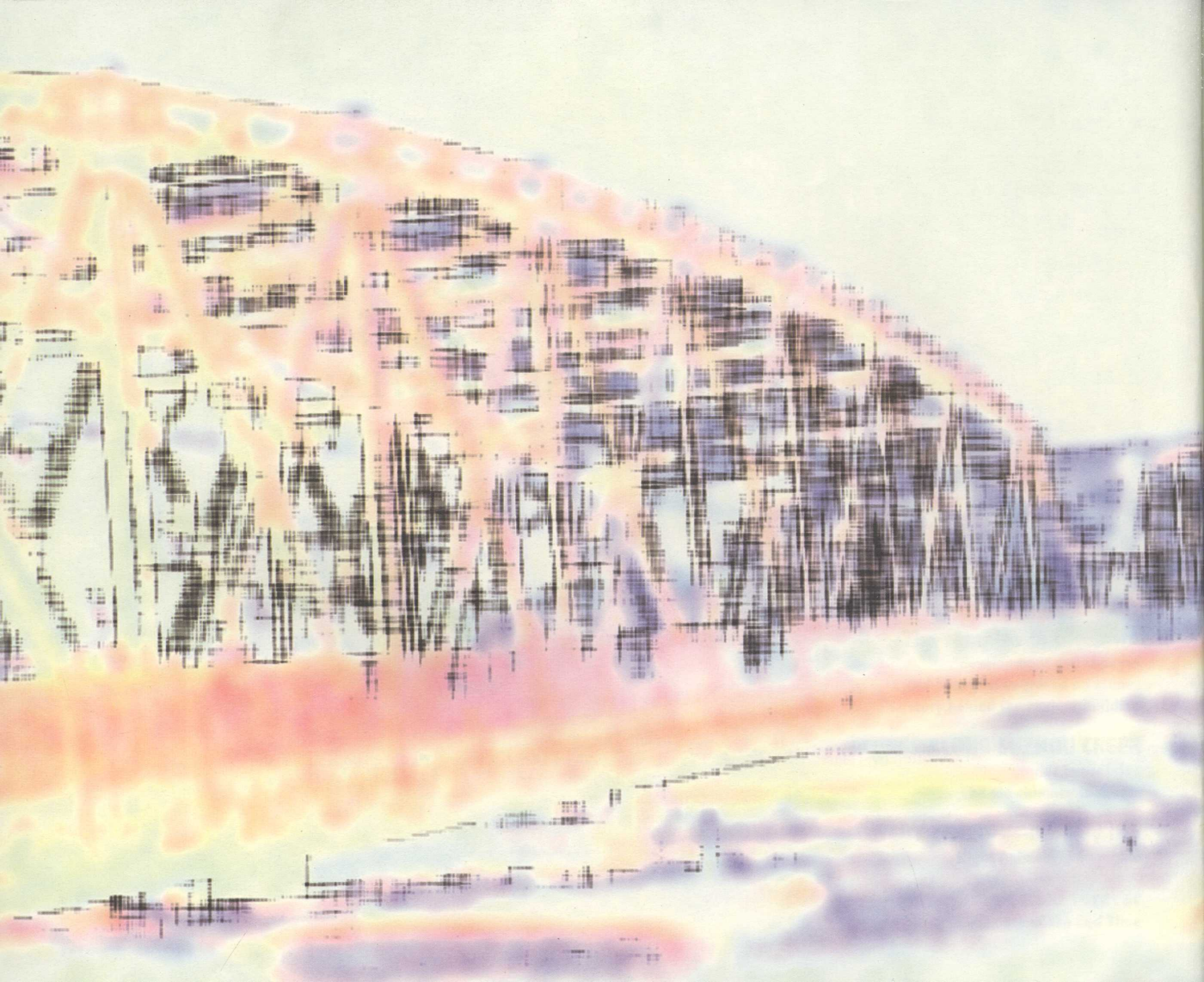
Image Tunnel team

Written by: Han Yuqi, Cai Jun, Qiao Yanjun, Qiang Zhenyu, Chen Xiaoxing, Yuan Xiaobo, Hou Jianshe

Photographed by: Han Yuqi

Translated by: Dason Lee

Designed by: Huang Zhenqing



目录 CONTENTS

水调歌头

引子

从吴淞江到苏州河
西方的东方之梦

三界四坊

老城厢寺庙的沉浮与变迁
碑刻上海
古宅背后的故事

雕栏玉砌

苏州河沿岸经典建筑
印象邬达克
梦中的老烟囱

花样年华

浮生如梦
夜上海的浮游生物

浮光魅影

追寻电影的黄金岁月
有种东西叫永恒

THE ORIGIN OF THE SONG——Prelude

From Wusong river to Suzhou Creek
An western oriental dream...

BORDERS AND BOUNDARIES——The temples in old tow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ld Shanghai engraved on stones
The story behind the ancient building

CLASSIC ARCHITECTURES ALONG SUZHOU CREEK

Hudec. Impression
The old chimney in dream

FLOWERY TIME——Dreamy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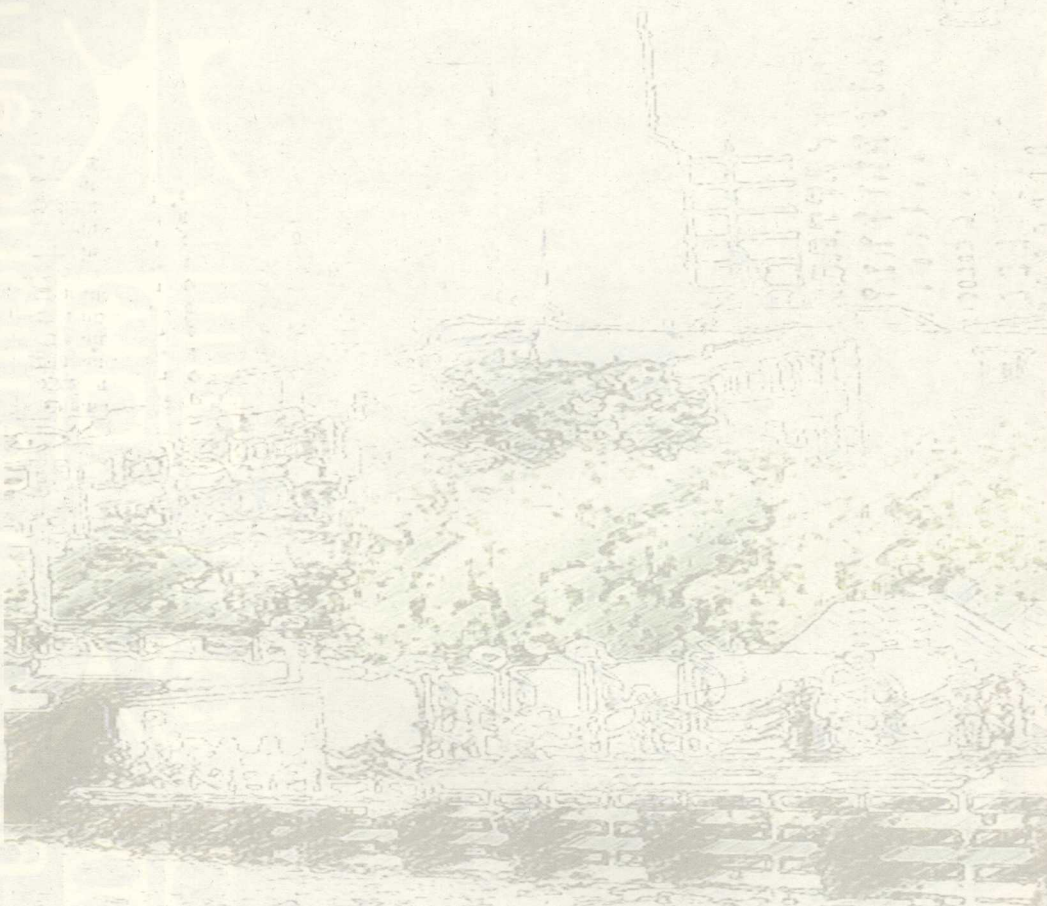
Night Animals in Shanghai

A GLIMPSE OF THE IMAGE——Something called forever

A memory of the Red Time

The origin of the song—Prelude
水調歌頭





PRELUDE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got the idea that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origin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which is a gift from the almighty, sometimes a river, sometimes a mountain..that is like an elf who has been watching over the cit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me spirit rooted in people's minds, nurturing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in it. This has shaped the city's culture. If it is so, Suzhou creek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elf and the spirit of Shanghai...

引子

一直以来我都执著地认为，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某种自然的恩赐。一条河或是一座山，就像是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精灵，又像是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某种精神，滋润着这座城市和城市中的的人，形成了特有的城市文化底蕴。

赛纳河是美丽的，每当清晨那第一缕阳光投影在她光滑晶莹的肌肤上时，巴黎的早晨也就开始了。街头的咖啡馆坐着悠闲浪漫的人们，或浅笑低吟或目光迷惑，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宣告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巴黎是让人着迷的，但那绝不是纸醉金迷般的醉生梦死，是一种有节制的舒缓、带着某种情调的华丽，就像夜晚的赛纳河在月光的掩映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不炫目但足以使人陶醉。

身处上海，我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它的变化，外滩边那些带着历史印记满是沧桑的建筑群，抒写下了上海的过去但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迎接着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的精神与象征，而这些又仅仅是人为附加在这座城市身上的产物。在我心中，上海的底蕴来源于水（如同上海的简称“沪”），都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就是依靠着水的滋养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使我不得不想到苏州河，它是缠绕在每个上海人心中的记忆。张爱玲笔下的人约黄昏后总是在那河畔，就着那暧昧的夜色柔和的月光，苏州河是浪漫的，是带着某种上海特制的，精致但不奢华，总是恰到好处，有所保留地展现着它的美丽。我想这或许培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苏州河水的这种感觉就是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延伸到上海的每一个弄堂每一条小巷。无论是今天精明能干的上海阿姨还是西装革履的新派绅士，苏州河的情结已经埋在了他们的心里。就算是到了迟暮之年这份感觉仍是深刻的，因为它是伴着上海这座城市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苏州河应该是上海的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所在……

FROM WUSONG RIVER TO SUZHOU CREEK

Shanghai, a name with drops of water, is meant to be related to water from her birth.

When was she born? It's difficult to say. But we are sure that it started from a moment of darkness, like the early time of a embryo in the watery world of the womb.

It was a dream belongs to Shanghai.

The thing we setting off to look for is just the original water in the dream.

The light tunnel was broken in an instant. A huge breakage appeared in the sky at that very moment. Time and space, were both twisted and broken into pieces then and, we were all taken away into that long tunnel——

About 5000~6000 years ago, the trace of human being's activity could be seen, it developed at the rise and fall of Liangzhu Culture. Shanghai became a base of Lu family during 3-Kingdom time, when general Lu Xun in Dongwu Kingdom was awarded with the estate of Huating. Wusong river was very broa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Ninglong town then was an important trading port. Ages and ages passed since then, Wusong river was gradually blocked, the then narrow branch, Huangpu river got broader and broader, eventually it replaced Wusong river as a main stream, while Wusong became a narrow branch of it.

从吴淞江到苏州河

上海，这个名字里有“三点水”的城市，注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水结缘。

她何时而生？至今已难以确知，不过她的胚胎期也与人类一样，浸泡在一片黑暗的羊水液体里。

那是一个属于上海的梦。

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寻找的，就是那片梦中的水。

瞬间，影像隧道在魔咒之中打开，天空上出现硕大无朋的黑洞，时间和空间扭曲成了碎片，将我们卷入了这漫长的隧道里。

旅行开始了……

第一站：史前时代

六千年前。

这是片梦幻的大陆，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底。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北边是长江口，南边是杭州湾，当中有一条古老的海岸线——“冈身”，今天的嘉定、南翔、诸翟、柘林都在这条海岸线上，而此线以东就是茫茫的江海了，这便是上海的前生。在今天苏州河上游附近的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等地，考古学家发现了古老的聚落遗址，东西长90米，南北宽60米，高达7米的福泉山，就是五六千年统治这片土地的贵族的坟墓。

这些最早的“上海人”也是喝着苏州河水成长起来的，他们究竟来自于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呢？

于是我们的故事将以“discover”的方式拉开帷幕——五六千年前江南的太湖流域，存在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玉器文明，留下了巨大的坟墓和宫殿遗址，甚至还有土筑的金字塔，这就是良渚文明。

这个古老文明的兴起是相当神秘的，因为它刚刚产生的时候，其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并不高，中原的龙山文化是在良渚之后才兴起的，而最近很热门的神秘三星堆文明，更是比良渚文明晚了一千多年。当东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在平稳发展时，太湖流域古人类的文明水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一下子就跳入了文明的门槛。距今五千年前，良渚文明在东方所达到的高度，足以与同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肩而立。

良渚文明的最重要特质就是大量使用了玉器，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玛雅人，古美洲文明同样也擅长使用玉器，同样也神秘兴起又神秘消亡——良渚古文明究竟因何而衰亡，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最多的一种说法是自然灾害：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东海的海平面迅速升高，江南大部分土地都被水淹没，良渚文明遭到了真正的灭顶之灾，只有一小部分人生存下来，并迁移到了今天山东一带，对北方的龙山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明在到达兴盛顶点后的急速衰弱，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问题。良渚文明对于玉器非常痴迷，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玉器的开采和制作上，玉器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不加限制地生产奢侈品，就会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而良渚文明在发展到顶峰时，就陷入了极度奢侈的风气中，他们的贵族头戴玉冠饰、脖子上挂着玉项链、腰间佩带各种玉璜和玉坠，以体现玉器带给他们的尊贵。

于是，苏州河与人类最早的关系，就像良渚文明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一如这片变幻莫测的海岸线。

第二站：梦回云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上海便是这在水一方的伊人，上海的两个简称：沪和申，也全都与水有关。

“沪”是一种特殊的捕鱼工具，人们把竹栅栏插入水中，当中铺上渔网，涨潮时鱼虾游进，退潮时鱼虾入网，至今上海郊外仍有人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捕鱼，后来的“沪淞”就源于此。

相传春秋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在今天的上海开辟沟渠，后人称之为春申江，上海也因此简称为“申”。

苏州河水来自太湖，古代的太湖称震泽，茫茫的湖水通过松江、娄江（今浏河一线）和东江（约在今上海西南和浙江省北部）入海，便是所谓的“三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江，又称松江、吴淞江。

良渚文明神秘衰亡以后，上海就成为了海滨蛮荒之地，自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地处其间的吴淞江都默默无闻，两汉时期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这条河流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左慈在向曹操介绍江南特产鲈鱼时，提到了它的产地松江，这也是松江一名见于文献记载之始。还是在那个时代，东吴有位火烧蜀汉七十里连营，杀得刘备逃到白帝城托孤的一代儒将——陆逊，他因此大功而被封在今天上海松江的华亭，爵号华亭侯，这也是上海古名华亭之由来。

从此，陆氏家族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江南世代的门阀旺族，今天上海留下的许多地名如陆家嘴、陆家宅、陆家浜等等，都与陆氏后人有关。三国时代的华亭濒临吴淞江，是东吴水军重要的基地，传说卫温诸葛直远航台湾的船队，就是从吴淞江上的青龙港出海的。

东吴末年，陆逊之子陆抗成为吴国边境统帅，陆抗死后不久东吴便被西晋灭亡，陆家作为江南大族同样受到西晋的重用。陆抗有两个儿子：陆机和陆云，他们都是六朝时期著名的文人，华亭的陆氏三代可谓文武全才，大概也与人杰地灵的吴淞江水有关吧。

陆机与陆云这对当时的文坛双子座，还各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晋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兄弟来到京城洛阳。有一次，陆云与洛阳名士荀隐相见，陆云字士龙，故自报家门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鸣鹤是荀隐的字，日下指天子脚下，亦指京城。“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时人称为“天下名对”。从此，云间也成为了华亭的雅称。

而陆机则养了一条名叫黄耳的小狗，这条小狗很有灵性，善解人意，陆机甚是喜欢，一直带在身边。陆机在洛阳做官多年，一直思念远在南方的家乡华亭，一天他开玩笑地对黄耳说：“我与家乡久不通信，你能为我传递消息吗？”这条小狗竟摇尾吠声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一封家书，装在一个竹筒中，绑在黄耳的颈项，将它放出门。黄耳出门后便没有消息，陆机以为它可能已死在路上，但没想到几个月后，黄耳突然出现在他眼前，颈项绑着的竹筒里还有一封来自家乡的回信。原来小狗黄耳自己寻找到了南下的道路，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横渡长江，最终抵达了华亭老家，不但完成了送信的使命，而且还把家乡亲人写给陆机的信带回了洛阳。陆机又惊又喜，连声称奇，于是黄耳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狗信使”，频繁地往来于洛阳和华亭之间，为陆机传递书信，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黄耳传书”的佳话。

正如陆机的思乡心切，无论离开故乡多远，吴淞江畔走出去的游子们，永远思念美好的故乡。吴人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弃官归吴，他思念的菰菜与鲈鱼，正是吴淞江的特产。后世的宋词中屡次出现这个典故，辛词中也有“闻道莼鲈正美”，原来就连这山东汉子也被吴淞江的梦所吸引。

东晋咸和年间在吴淞江口修筑沪淞垒，故址在今青浦白鹤镇旧青浦西，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在此地还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孙恩与卢循的义军通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沪淞垒，由此攻入江南内地，后来又



由此撤出，足见当时吴淞江之重要。

第三站：涛声依旧

唐宋时代的吴淞江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绝非今天的苏州河可比，河口最宽处呈喇叭型，竟有20里宽阔，“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唐人陆羽的《茶经》里提出饮用水的标准，平分天下水为二十个等级，吴淞江水被列为第十六等。

苏州向来是江南一大都会，唐宋的吴淞江是苏州重要的出海航道，公元732、753、778年，日本三次遣唐使返日都是从苏州出海的。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作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

宋代的华亭县已成为“东南一大县”，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不少市镇。沪渎南岸有个渔村，北临吴淞江（沪渎），东近入海口，西上可达苏州，东南经顾会浦可至华亭县城，西南经大盈浦、淀山湖、运河到秀州城（今浙江嘉兴市）。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水运条件的这个渔村逐渐兴起，至北宋初年已成为上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青龙镇。

青龙镇通过吴淞江航道与周边地区乃至东亚各国开展贸易，杭州、湖州、常州每月有船前来贸易，福州、漳州、泉州、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台州等地，船舶一年至少来二三次；两广、日本、高丽每年一至。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朝在华亭县城置市舶务，专职检查来港海外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事务等等，这也是上海最早的海关。青龙镇港虽未设立市舶机构，但已开始有市舶人员在该港执行公务。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政府青龙镇单独设立市舶务，以应付日趋繁忙的日常事务，次年又将两浙市舶司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迁到华亭县，这标志着青龙镇已上升为官方的贸易港，在中国沿海的地位举足轻重。

鼎盛时期的青龙镇规模颇似县城，有35坊、22桥、3亭、7塔、13寺。除市舶司外，另设有茶务、盐务、酒务等税场，负责治安的巡检司等机构。宋人有《青龙赋》传世：“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平分昆岫之瞻光，夜猿啼古木；占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唳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

然而，这样的繁华仅仅维持了数百年，青龙镇便因为吴淞江的淤塞而衰弱了。吴淞江下游有两个特征：一是河道弯曲，有“五汇四十二湾”，水流不畅，夏秋多雨季节容易发生漫溢，造成水灾；一是海潮倒灌，来时汹涌，去时缓慢，海沙沉积于江口段，航道受阻。宋朝曾多次治理河道，开发新江，原有河道成为吴淞江的支流，称青龙江。南宋末年，吴淞江日益浅狭，海船难以进入，失去港口之利的青龙镇迅速衰弱消亡了。

第四站：沧海桑田

就在吴淞江水日益淤积之时，青龙镇的市舶司被迫迁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谁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将在数百年后声名显赫，那就是——上海。

就在青龙镇兴旺发达的宋朝，在吴淞江边出现了一条名为“黄浦塘”的支流，这便是后来的黄浦江。当时的黄浦江，只是一条小小的河流，当时的黄浦塘之于吴淞江，正如今天的苏州河之于黄浦江。

当时在黄浦塘边兴起了一个名为上海的集镇，在南宋末年正式建镇，青龙镇的市舶提举分公司也迁移到了此处。这次类似于接力赛跑的交接棒，竟成为了数百年后东方大港的源头，后来的上海港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位置在今上海市濒临黄浦江一带。

上海镇刚形成不久，南宋即被元朝取代，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先后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澈浦（今海盐）、广州、温州、杭州设立了全国七大著名市舶司。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松江府于华亭县，上海镇属华亭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镇正式升格为上海县。

元代的中国与世界通商，上海也成为重要的口岸，更有黄道婆从海南带回了棉织技术，使得松江府的棉布风行全国。但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再一次危及了上海港，由于太湖水不再走吴淞江入海，转而从浏河入江，元末上海港一度衰落，地位被刘家港所取代。明初郑和下西洋，便是从太仓刘家港起航。

难道吴淞江又一次要重蹈覆辙，青龙港盛极而衰的悲剧，将又一次在上海港身上“克隆”？

历史似乎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就在上海港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一个叫夏原吉的人彻底颠倒了吴淞江和黄浦江的关系，也从此改变了上海的历史进程。明永乐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苏松，他疏浚了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港，引导吴淞江水由浏河白茅入海。他又采纳叶宗人的意见，疏浚范家浜（大黄浦）入海，即“黄浦夺淞”，逐步形成了现在的黄浦江水系。

后来在海潮冲刷力量的摆动下，大跑浦（今吴淞口）决通，使黄浦江的入海口移向正北。范家浜初开时河道阔三十余丈，以后在潮流的冲刷和继续疏浚下，扩展到二里许，成为一条通海的深水河流。从此，太湖水大部经黄浦江入海，黄浦江成为太湖流域的总泄路，以及海上航运的枢纽，上海近代良港从此形成。

而曾经辉煌的吴淞江逐渐南移，成为了黄浦江的支流，这就是现在的苏州河。原来吴淞江的旧址，在今天的青浦区北和嘉定区南虬江，闸北区的虬江路，宝山区虬行北虬江，以及川沙高行的北虬江和南虬江。

历史的尘埃落定，曾经的辉煌已是如烟往事，从吴淞江到苏州河的变化，正如沧海桑田般令人感叹。但不管这条河的前生如何，它的今世从此就注定了，作为黄浦江的支流缓缓流淌在江南的原野上，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化作河底的灵魂，为我们讲述一条河与一座城市的传奇。



西方的东方之梦

A WESTERN ORIENTAL DREAM

*Soozhou Creek, a fantasy river
Shanghai, a dream city.
In the memory of the river
and the city, the magnificence
starts from humiliation! The
locked door of the ancient Qing
empire was suddenly broken
amidst the dust of gunpowder
at Wusong estuary in 1842, the
breakage became broader when
the Shanghai land charter was*

*formulated. The civilians along
the Wusong river stared at the
Big Noses got off the board,
while the Big Noses were sur-
pri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and
started to dream on this land,
a western oriental dream.
After the opening, Shanghai
has seen 2 times of rent ter-
ritory; the rebellion of Xiao-
dao Community, rushing of all
walks of businesse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crowded, pros-
perous, with the glamour of
trading and blended cultures
from both local and western
world, a real unique mysteri-
ous city. Shanghai was the
city where many No.1s were
born, it was well-known as
"Adventurers' Play land". This
western oriental shanghai
dream brought the miracles in
Shanghai's history.*

苏州河，一条梦幻的河流。

上海，一座梦幻的城市。

在一条河与一座城市的记忆中，辉煌的起点却是一个耻辱的开端。从1842年吴淞口的炮声，到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古老帝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吴淞河畔的天朝子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高目深鼻的“夷狄”登陆，而同样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目睹中国的西方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做起了西方的东方之梦。

他们登陆了

19世纪初叶也就是开埠之前的上海，绝非人们想象中的小小渔村，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东部沿海最重要的国内贸易枢纽港。北方的小麦和大豆，南方的洋货和海产，还有江南本土的丝绸和棉布，全都汇集到这个黄浦江畔的县城。十六铺一带集聚着大量的闽粤商人和山东水手，江海关和苏松太兵备道即设置于上海，俨然已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舰到中国海岸考察，当他们抵达上海黄浦江上时，便被江上大大小小的船只所震惊，他们确信一旦上海对外开港，其重要性绝不会亚于广州。

果然，在十年之后的1842年5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了长江口，英国舰队向吴淞炮台开火。6月，英国舰队攻占了吴淞口，进而占领了上海县城。不久，英舰驶抵南京江面，逼迫清政府签定《中英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从此拉开序幕。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上海据此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来此贸易、居留。1843年10月，清政府在虎门附约中规定，英商在通商口岸，或常年居住，或不时往来，中国地方官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这些规定成为英国人到上海通商、居留的法律依据。

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 Balfour到任。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巴富尔签定《上海土地章程》，这也是上海租界开辟的主要依据。这个章程订立于1845年11月29日，凡23条，以后被外国人视为租界根本法规。它规定了租界性质、租地方法、租界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个章程，是依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订立的。就是依据这个章程，所谓租界，也不过是中国租给外国人供居留、贸易之用的居留地，其行政权、司法权仍归中国所有。但在其后数十年中，既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这块土地逐渐变成了特殊的“国中之国”，其行政、司法权也落到外国人手中，中国主权所剩无几。

在土地章程公布同时，宫慕久将洋泾浜（今延安路）以北、李家庄（北京东路）以南的一块荒地租给英国人，供其建筑房舍及居留，面积约830亩，这便是最早的英租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法国又逼迫清政府于1844年分别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在上海通商居留的权利。1848年、1849年，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租界初始规模不大，后来逐渐向外扩张。至1900年，英美公共租界全部面积为33503亩，为英租界初辟面积832亩的

四十倍。法租界面积2149亩，为初辟面积986亩的二倍以上。1914年，法租界扩张到15150亩，为初辟面积十五倍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河”三个字最早出现于文献，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领事签订扩大租界协定时，首先将吴淞江标记为苏州河。

奇异之城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上海，历经西人东来，两租界开辟，小刀会起义，华洋各方人口涌入，已成为一座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百业繁荣的东方大城。但更吸引时人眼光的，是上海汇集了东西方的文明，成为一座当时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之城。上海之奇异，即有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之奇异，也有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之奇异，当时就留下了一篇从中国人视角出发描写西方女子的文字：

西邦女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远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饰仿佛霓裳羽衣，疑非人间所有。出则以轻绡障面，如秋云之笼月。胸乳间湘裙围绕，长可垂地，步曳革履，足不迫袜，自觉纤柔多姿。云鬓则青丝覆额，贯以玳瑁之簪，其色微黄，然并年以下女子，间有黑如点漆者。清瞳秋水，纤指春菱，玉骨冰肌，清极无比。江南固多佳丽，如此者吾见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

对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上海人来说，这样的西洋美人可堪人间尤物了。

不过，对于当时的上海人来说，西方人的建筑更是一种直接的视觉刺激。上海租界初期的房屋，大多属于西洋式平房，其中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后来洋人的住宅日趋讲究，风格也多种多样，依照个人的口味和嗜好而设计。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19世纪的洋房多为二层，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是客厅，另有花园、后院和附属建筑物。上海的西式建筑越来越考究，其式样更是千姿百态，为上海赢得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

西方人还把他们的娱乐方式带到了上海。1866年上海第一个西式剧场兰心戏院建成。1867年3月1日，大英剧社在这里首次公演。1871年戏院被火焚毁，三年后重建。此后，各种欧美各种演出纷纷登陆上海。1882年6月至8月，美国车利尼马戏团在沪演出。帐篷搭在虹口捕房后，竟

可容纳五千人之多。参加演出的动物有马、虎、象、袋鼠、熊、猴等。演出票价极其昂贵，但几乎场场爆满，“其技艺之精巧，为华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观者每以千记，座上客常满，莫不争先快睹，以冀一扩眼界。”

1850年，上海西人在南京路以北、河南路以西，购地80亩作为跑马场，同年举行第一次赛马。1854年，外国人在泥城浜以东，购地另辟一跑马场。1862年，他们又将第二跑马场售出，另购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的一块地皮，上海人习称跑马厅。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每次一般持续三天。赛马从此成为了上海中外人士重要的娱乐活动。划船也是欧洲人热爱的一项户外运动，他们常选择上海及其附近开阔水面比赛。1864年，上海赛船会成立，最初在黄浦江、苏州河举行比赛，后改于昆山青阳港。每年上海的赛船会成为一大盛会。报载1872年10月27日在苏州河上赛船的盛况：

于苏州河面，在石桥之西，齐集演驶，以快夺得锦标之举。一点钟之时，则赛兵船之小者，旌旗飞扬，戈矛照耀，最足骇悦心神。一点半钟，则赛八人打桨之舟，共有两艘，激浪如飞，排桨连击。此一艘皆苏格兰人，盖即英国北部之人也。两点钟过一刻，赛兵船之小舟。三点钟，赛四人打桨之船。三点三刻，赛一人打桨之船。胜者踊跃奔腾，波骇云诡。西妇顾而乐之，辄多所赏费，以奖其能。盖即古人水嬉之遗意也。

欧美盆景

19世纪的上海租界，无疑是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整个移植了一个欧美风格的城市。宛如在黄浦江边栽培一个巨大的人工盆景，若是将其缩小了来看，与周围的环境又是如此格格不入，宛如一个微缩的主题公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盆景之城，创造了近代中国的许多个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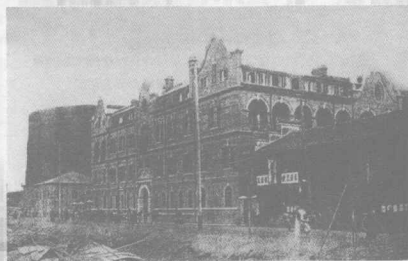
第一盏煤气灯：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厂址初设汉口路，后迁新闻路。1865年12月18日，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到1866年底，上海私人煤气灯用表55只，公用灯与路灯煤气用表130只，装接路灯205盏。1881年，



迎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其中英租界351盏,美租界128盏,静安寺路10盏。煤气灯在租界的普及令上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19世纪70年代,上海人评出租界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有诗为证:

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
遍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粟照千家。
辉光灿烂欺明月,烟焰迷离夺彩霞。
一路笙歌常彻夜,楼台为尔更繁华。

第一盏电灯:1882年,上海电光公司创办,厂址初设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迁至乍浦路。7月26日,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电灯(弧光灯)15盏,包括电光公司门内外两盏,虹口招商局码头四盏,礼查旅馆附近四盏,公家花园内外三盏,美记钟表行门前一盏,福利洋行门前一盏。当晚7时,15盏电灯一起明放,据说每盏电灯亮度相当于蜡烛二千条。报纸记载“其光



明亮可夺目。美记钟表行只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福利洋行亦然。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观者来往如织,人数之多,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

第一个自来水厂: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地址在松江路6号(今延安东路北侧)。1875年,洋商格罗姆等人在杨树浦建成一座自来水厂。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897年,上海本土绅曹骥推举怡和洋行买办唐荣俊等集股创办内地自来水厂,厂址在高昌庙。1910年,闸北巡警总局成立闸北水电公司,在苏州河边的叉袋口(

今恒丰路底)建自来水蓄水池,次年10月27日竣工启用。

第一条铁路:1875年,怡和洋行组织“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器材从英国运至中国私自筑路。1876年6月修成上海至江湾段,7月初正式通车。虽然在铁路建筑期间,引起了沿线中国人民的恐惧和反对,认为铁路会破坏“地气”,但当正式通车之后,凡试乘过火车之人,无不赞叹其速度之快。然而1876年8月列车压死行人一名,在昏庸的清政府的压力之下,“公司”被迫停驶列车。1876年10月清政府与英公使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但“公司”方面仍继续筑路,于1876年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1877年9月,清政府赎回这条铁路后,即将全路拆毁。

第一辆电车:1898年3月24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合组一个电车设计委员会,由两租界分别派出董事、工程师组成。1908年2月,法商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正式通车。一条线路自小东门、小东门路、法租界外滩、公馆马路、坟山路、西江路、宝昌路,直至徐家汇路。另一条线路自外滩、洋泾浜、天主堂街,至公馆马路,一时又成为上海市民的奇观。

此外,上海还出现了西式马车、自行车、东洋人力车、汽车等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街头,各种交通工具争先



恐后,蔚为大观。这个移植在中国土地上的欧洲盆景成为那个黑暗时代唯一有活力的部分,现代中国也将在此萌芽成长。

大冒险家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冒险家乐园”,无数人怀着发财的梦想来到这片土地,虽然大多数人都被历史遗忘,但仍然有少数几个人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成为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843年,上海有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仅有26人,到1865年有2757人,1900年有7396人,1910年为15012人,1942年增加到150931人,在一百年的岁月里,平均每年增加1400人。1910年以前,在上海寄居的外国人主要是欧美侨民。1910年居住在上海的15012个外国人中,属于英、法、美、德、葡等欧美国籍的人为10518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但此后日本人的比例有所上升。

说到上海的外国人,就不能不提到哈同。欧司·爱·哈同,是来自中东的犹太人。1873年,哈同怀揣着6块银元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初来上海的哈同穷得近于嚼三,但他天生就有好奇、冒险和奋斗的精神,他找到在上海当差的同乡,做了个打杂的临时工,后来又到老沙逊洋行当门卫,甚至当起了清洁工。富有语言天赋的哈同还学会了上海话,与做鸦片生意的各大老板都混熟了。每天都有数十人在沙逊洋行门口等着进去交易鸦片,哈同乘机向他们敲诈进门的小费,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门卫每天都有一笔额外收入。在哈同传奇的一生中,最出色的一次投资就是娶了一位好妻子——罗嘉陵夫人,在这位美丽的混血卖花女的帮助下,哈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创造了一个犹太佬闯荡上海滩,进而富甲远东的商业神话。哈同的产业遍布上海,他的花园也一度成为上海的一景。

维克多·沙逊,生于1881年,世袭准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左脚负伤而致残,人称“跛脚沙逊”。沙逊起先继承了在印度的产业,但他更看中东方的中国,便气势汹汹地杀入上海。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已有相当基础,拥有大量房地产,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在维克多·沙逊掌权之前,新沙逊洋行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纱布匹生意。沙逊除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外,还建立了许多

直属的公司，投资多种行业。但真正使维克多·沙逊成名的还是房地产业，他主要采用租地造屋的办法，不但保持了自然增值的利益，还将风险转嫁给了租地建房者。沙逊在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楼大厦。首先兴建的是沙逊大厦，沙逊大厦面临南京路和黄浦江，三面沿马路，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一块土地。从此沙逊身价百倍，随后又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市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1949年以前，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建筑中就有6座是沙逊所建。



